

秦刻十鶴考釋

君恩自題



秦刻十碣考釋

君愚自題

秦刻十碣考釋

作

羅

君

惕

發出者

印刷者

齊魯書社

山東新華印刷廠濰坊廠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8206·53 定價：3.50 元

秦刻牛碣考釋自序

余幼年入私塾，即從先父編纂爾君學楷書。  
稍長入中學，又學篆籀，尤喜魏碑文。舊稱石鼓文  
後往上海入大學，嘗得益於余石齋先生大師  
夫昌碩先生。

臨摹之餘，亦常參閱前人考釋之書，乃  
知其所說之時代与所作文字之解釋，多有不同。  
因將所疑所得隨時記之，久而成帙。先父見之甚

喜，了其子之不忘是也。

二

大學畢業後，就職于海文通大學，得玉各  
大圖書館編覽有關叢書籍，所獲甚多。乃取  
舊稿增修之，而以時代、考定、文字、解釋為  
主。蓋自唐以來，韓愈將經為圓空五三物，自宋  
而後，稍有斷為秦代三物者，如鄭樵謂在秦惠  
文王後，始皇之前，韓愈謂在秦獻公之前。案  
今之後，家鈞、馬敘倫均謂在秦文公之後，鄒沐若

謂在秦襄公時，馬衡謂在秦穆公時，余則用  
於邵氏之說。遂以碣文與籀文、大篆、小篆相比較，  
大結構與籀文同者八十三，與大篆及始皇刻石同者  
六十一，与說文解字同者一百一。但其字體圓扁，与  
籀文、小篆迥異，与大篆則全同。而大結構比較  
簡易，与籀文多異，与大篆、小篆則全同。大篆乃  
惠文以後、始皇以前之文字，是以斷之為此。至于  
解釋，則先從宋拓本求其訛誤，再參以字書与

各家意見而遂失心義耳。稿既定，乃為摹刻  
十碣考釋。其時，余由客庫因志有續加入考古  
學社。共和二十一年，曾以其中三篇代考一文刊登考古  
期刊第三期。越一年，即三十一年三月，余丘夢姚大榮  
石鼓為北魏時物說一文刊登是刊第六期。未幾，  
抗日戰爭爆發，全稿無法出版。

解放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之

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以該兩篇文章名列之目錄內，而

蔣善國同志為著《漢字形聲學》引此而商議  
點，惟各大出版社均為工作範圍所限，未能接受。今  
因崔爾平、吳琦、辛雨同學之推薦，蒙蘇魯書社慨  
然影印，被得印本，何幸之至！謹謝數語，以申謝意。

壬戌中秋羅若愚并書西年七十六八



# 秦刻十碣考釋目錄

自序	一
一 正名	一
二 原流	一
三 字數	三
四 考異	九
五 釋文	六七
六 時代	一一一

秦刻十碣攷釋

京口羅君揚著

一 正名

秦刻十碣，自唐以來均稱石鼓，以其形似也。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六鼓者，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鼙鼓、臯鼓、晉鼓皆兩面。雷鼓祀天用之，靈鼓祭地用之，路鼓享宗廟用之，鼙鼓鼓軍事用之，臯鼓鼓殺事用之，晉鼓鼓金奏用之。前人以十碣記田獵。

之事。田獵亦軍事也，殆誤以為彷彿鼓之制。于是古者所謂武事刻於鈸鼓之事，遂信而有徵矣。其實非也。夫刻石方者曰碑，圓者曰碣。十碣上狹下寬，其形如礎，實碣也。泰山岱廟之無字石，琅邪臺刻石禪國山刻石皆與之類，但或高或短耳。蘇勗寶蒙皆曰：獵碣，蓋已疑之。今人馬衡尤竭力辨正，名曰「秦刻石」，然秦刻摹眾，全恐其易溷也，因名曰「秦刻十碣」，庶有別焉。

二 原流

十碣富秦漢之際，散在陳倉西野，應韓愈為博士時，嘗請於察酒缺，與致太學，未果。其後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廟而亡其一，歸葬也。維五代之亂，又復散失。司馬池再輦至府學，仍亡其一。宋皇祐初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乃堤大觀中徙開封，韶以金填其文。靖康丙午，金人陷開封，取之以歸于燕，或謂濟河遇風，棄之中流，或謂剔取其金而棄之。元皇慶癸

且始置北京孔廟大成門左右，漆匣音訓二石附列其旁。明清因之。萬曆二十二年九月，日軍陷瀋陽，盛京北地古物南徙，十碣與銀遂存南京矣。原鼎載馬衡石鼓為秦刻而放神。

明正德時楊慎嘗復刻木板，計卷外集及金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六百二十字，蓋全文也。嘗刻木以傳矣。然都元帥金雞驚劉梅園，廣文選所收仍是殘缺四百九十四字，蓋未見此也。然已由朱彝尊

詒其妄目補綴不足信也。其後馮惟訥遂採入逸詩。  
吳文華又據以覆刻，今則兩本均佚。

明廬山陳氏曾複刻入甲秀堂法帖，上刊原文，下  
繫釋文，獨曰東一石無釋，然摹勒不精，純縹疊出，複  
刻本中最下品也。又姚氏因宜堂法帖亦曾複刻，凡  
六百五十一字，重文四十九字，在內，亦不足信也。陳  
本載羅振玉石鼓文攷釋中，姚本附錄。

明嘉靖時，上海顧從義摹北宋拓本，刻於端研。研

形如鼓，徑約五寸又四分半之一，高約一寸又十分  
之八，文在周圍及背面。刻工絕精，惟筆意稍失，複  
刻本中第三佳品也。原影載羅振玉《石鼓文攷釋》。

清乾隆五十五年，高宗臨雍講學，見十碣，原刻懼  
其歲久漫漶，為立重闈，以蔽風雨。別選貞石摹勒。十  
碣之文，俾使椎拓。然皆冒草施針，畢肖鼓狀。其文不  
刻於四周，而在鼓面，與十碣迥異。且字畫多誤，摹勒  
失真，尤不足道。原拓可於北京購之。

清乾隆時孫星衍複刻於蘇州虎丘孫氏祠舍  
祠堂不存其石與拓本均不可得。

清嘉慶初張燕昌以北宋李參政甲秀堂本上海  
顧氏本雙向刻石既尤謂其尚未精善當非佳品也。  
拓本亦不可得。

清嘉慶二年院元書學內浙時取鄞縣范氏本一  
闋本並參以明初諸本屬張燕昌以油素書丹吳厚  
生刻之江德地運意置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間摹勒

俱妙，不失原意。複刻在中弟一佳品也。原拓可於市  
買購之。

清嘉慶十八年，翁方綱以范願兩本複刻為摹一  
石，共兩本，一為全文，一為第一字之殘畫，作丁形。據  
其自記，乃乾隆辛丑五年官司業時所手拓者也。後二  
十年，此殘畫亦並失矣。原點載羅振玉《錢文攷釋》  
中。

翁方綱書

清光緒二十年八月，宗室盛昱取阮山杭州府學